

一月效應 前言

筆者在前書《運限編》提出了三個日子，對個人而言特別具命運啟示作用，如今這些日子對於股市而言同樣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
第一個時間是「立冬」，由於此時是北半球日長夜短的最後一日，故在古時很多國家都以此日作為新一年的開始，正基於此，「立冬」便有週年性轉角市的意味。而筆者好友《恆指循環密碼》的作者易優，也提出以「立冬」後一天的股市圖作為來年的整體走勢參考，並提出了相關記錄。

這個「一日知一年」的理論在玄學界十分普遍，與佛學上的「天上一日，地下一年」的概念相同，而占星學的「主限法」便是以地球自轉一度（4 分鐘）作為一歲，或「次限法」以地球自轉一圈（一日）作為一年的象徵，在八字及斗數上也有以一個月作為十年大運的慣性，可見這個方法也非無稽之談。

另一個重要時間是「立春」，所謂：「一年之計在於春，這個春就是立春。」個人則傾向在這個日子取樣，2017 年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，而 2018 年的立春日卻明顯處於大跌市，也合乎當年實際市況。

第三個是「春分」，中國人視二月「立春」為春天開始，但西方人卻認為春天在三月「春分」，當中的分歧源自於氣候與星象之間的

取捨。中國人以農立國，當然以農耕的考量為先，正因為此，每年運情書都以此日作為地區流年批算的模板。但在古西方，鑑於黃道十二宮的基本設計是以白羊座「春分點」作為起點，這個時間便賦予了全新一年的象徵意義，故此「春分圖」便成為了一年宏觀大勢及地域發展的參考藍圖。

有趣的是，坊間也有眾多數據支持這個論點，名為「一月效應」，他們認為一月份的走勢將影響全年表現，如果一月份能錄得升幅，全年將是升市，反之亦然。據顯示，美股在 85 年來有 79% 如是，統計數據如下：

標普指數：76 年共有 60 次，命中率為 78.95%。

香港指數：48 年共有 30 次，命中率為 60.25%。

從中可見，「一月效應」在美國股市較準，有接近八成命中率，相反香港只有六成，雖然比率稍遜，但仍有一定的參考作用。現回顧前文，每年的立春時間約為 2 月 2-4 日，與 1 月 30 日相差只有二至三個交易日，可見在某程度上「一月效應」和「立春升跌」也有一定的關聯。同樣道理，二月的「紅盤效應」也是另外一個參考指標，但這個紅盤效應似乎只適合香港和大陸，但是，基於香港極度容易受到外圍因素影響，所以其指標性便遠不及 A 股是可以理解的。

在此便引伸了一個現象，為什麼同一效應，美國較香港準？

這個原因在於與香港這個市場的深度嚴重不足有關，我們的貨幣名叫「港元」，但它掛鉤的是美元，即是美元才是其真正價值之所在，是支持其內涵值的主要根源，是引導其資產價格的主要因素，因此其本質上都是「美元」。再者，現今香港是一個只有房地產業的城市，「港元」服務只是七百多萬人口，但美國卻是一個超級大國，美元不但服務本土三億人，另加上世界各地不計其數的使用者，其普及率為世界總貿



易量之六成以上，所以在統計上便更為「平均」，更「可信」和接近「自然」！

不難發現，香港本身的經濟結構基礎十分不穩，產業失衡，極之需要外圍帶動，如是西方的技術資金，中國的人流物流，因此只要外圍發生任何風吹草動，或大戶人為地主力拉動某權重大股，都能輕易引起價格波動，甚至改變其短期走向，故此，必須明白金融占星的第一要點就是不能太過「人為」。再舉個例，我們做玄學研究的，經常會被人問及整容能否改運，這又是「自然」與「人為」的較量，一般而言，整容只是自欺欺人的微調，是新瓶舊酒的改變，但如果人的本質內涵沒有徹底性改變，運仍是改不了。記得在《基礎編》曾重點說過占星是純自然及大環境的預測法，如是社會整體發展及經濟的景氣與否，所以愈是人多參與，愈是天然無添加，星象解釋就愈是可信！

假如將這個現象套入外匯，其可信度就更為驚人，事關貨幣市場比股票市場更為海量，以 2017 年市況為例，香港股市的日成交為 1000 億左右，但世界外匯總成交為 5.5 兆美元一日。加上在貨幣市場，不論是國家央行、投資者、生意人或是一般平民百姓都參與其中，這些日常自然的經濟活動就是占星所強調的「天道」。再者，貨幣有國家主權象徵意義，外匯更是國家整體經濟的晴雨表，如國力及經濟強勁，對外購買力上升，本幣自然升值。筆者甚至發現，星象與國家經濟數據的吻合度比股市更為準繩，然而大宗商品、原油或樓市也十分準確。無他的，歸根究底「實體經濟」才是金融占星的設計原意，至於後天的股票市場，由於太容易合謀操控，價格不難短期偏離其內涵值（超買／超賣）。故此，如果以占星及其他玄學術數來作股市占算，就務必要加大兼容，結果與實際情況相對有高誤差是肯定的。

當中筆者又發現三個日子特別引以為「忌」，這些「忌日」有如神秘百慕達三角洲，大多數的推算在此日都以失靈為大多數，日子分別是：（一）美國假期，（二）期指結算日，（三）美國議息前夕。有這

樣因由，一來由於全球的金融話事人不在大廳，股海中的蝦兵蟹將便可成機興風作浪。二來期指結算可謂是每月大戶的 Mark 價日子，而息口政策更是控制資產升跌的最有利手段，可見這些個別日子的市況最「人為」，最多陰謀詭計，最不乎合大自然法則，所以這些時間往往都易有突然和違反趨勢的情況出現。

還須知道，股票是 17 世紀初被英國和荷蘭發明，在之前，占星學的推算純屬以趨勢為主導，它先天沒有絕對指數的設定，有的只是一些吉凶及形容屬性，例如正面與負面、平穩與波動、牛市或熊市、慢步及快速、頭威還是尾陣，還有一些強弱指標，如是行星本身的光度、相位和聯繫行星的力量支持等等。同樣地，股票的價格亦都如是，占星只可提供一個大約時間，如是景氣擴張或收縮，至於這隻股票的價格會到達什麼位置都不是合理的問題。

說到這裡，大家更應該適時的想一想，到底「時間」重要還是「價格」重要？

記得港交所（0388.HK）還是百多元的時候，當時經濟日報某著名分析員把其目標價提升到 \$500，可時至十年後的今日仍未達標，但卻不能怪他誤導，可能過多十年，說不定港交所真的可以升穿這個價。再講，「目標價」這東西一係唔到，一係升穿，從未見過啱啱好，所以下次打電話問股票的時候，除了要問目標價，記得問埋幾時到！



另一話題，從彭博相關資料顯示，占星對於金融分析又存在一定的濛濛和準確性，視乎人們怎樣去思考和解讀，資料如下：

標普指數：76 年出現高位次數最多的月份是 12 月，總數為 22 次，機會率：36.67%。

恆生指數：48 年出現高位次數最多的月份是 12 月，總數為 15 次，機會率：31.91%。

標普指數：76年出現低位次數最多的月份是1月，總數為22次，機會率：36.67%。

恆生指數：48年出現低位次數最多的月份是1月，總數為14次，機會率：29.79%。

從上資料可見，不論美國或香港都多有機會在1月（春分）見底，或在12月（冬至）出現全年高位。問題在此，所謂：「甲之熊掌，乙之砒霜。」占星對於每個時間點都有見解，它可以從一些象徵性時間立極，如是四季圖、日月蝕、回歸或行星逆行，可是基於人性的偏執，只見樹而不見林，淡友看到的是12月高位，可以乘勢做空，好友看到1月可以逢低吸納，就因為大家的心態各異，賺蝕回憶在腦海的感受不同，看到的星象及情景就不一樣。據經驗，「理性命格」的人心態傾向悲觀，而「感性命格」的人心態傾向樂觀，就算是同一份報告，兩個人都有不同的分析，都有不同的目標價，情況有如「波浪理論」數浪準則與方式大致同相，但永遠個個見解不一，同一組浪有人看升，有人看跌，完全沒有客觀標準，只有事後修正，但修正過後卻不代表下次亦同樣合用。

個人認為，「金融占星」與「波浪理論」同屬感性主觀的分析法，什麼是客觀？當同一組數據及星象，個個都有統一答案標準就是客觀！但話須如此，占星及波浪的見解不同卻非一定錯誤，並不一定代表你是我非，還有可能兩個都對，只不過是觀點與角度不同而已。正因為此，絕對不可只以占星及波浪去估算大市，還需要有客觀的數據支持，最後你便會發現，客觀的經濟數據和個股的基本分析才是最真實可靠的「星象」。

花了這麼多篇幅，都在說明沒有一門絕對可靠的方法能夠適合所有投資者，也沒有一門功夫可以適用於所有市場，然而人的見解及開放性會「局限」或「特顯」了某些發財特質，所以德國證券界教父安德列·科斯托蘭尼說過：「投機是種藝術，而不是科學。」再者，科學只

是預測基礎，但科學不是萬能，仍有很多東西是科學解釋不到，尤其是涉及廣大群眾心理活動，就更不能只以客觀無感的邏輯去推斷，還要加上時局形勢及其他判斷。

稍後在第一章節，筆者會以個人財運作為出發點，重點找出每個人不同的「發財模式」，本質上，找出最有利個人的投資方法，選擇個人最具競爭優勢的遊戲是占星長處，而非直接告訴你大市升定跌，所謂：「授之以魚，不如授之以漁。」又因為市場還有其他不能量化的因素，每時每刻都在波動變化，此不確定性及不科學，你很難跟人辯論分享，因此就更必須以開放的態度作出觀察和驗證。



索羅斯表示：西方的經濟、金融理論傾向模仿物理學，試圖剔除不確定性，像預測行星軌跡一樣，希望將所有事情簡化到可以量化的程度。他認為這種做法錯誤透頂，因為人的行為往往受情緒影響，不如行星運動般可以量化計算，將僵化的模型搬到金融市場是脫離現實之舉。

